

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二

明李清撰

北史八十六

溫子昇

魏收

邢邵

祖鴻勳

李士廣

樊遜

荀士遜

王褒

庾信

顏之推

柳詵

李文博

明克讓

劉臻

諸葛頴

王貞

虞綽

王胄

兄齊

庾自直

潘徽

常德志

尹式

劉善經

孔德紹

劉斌

崔頤

王頤

祖君彥

鄴道元邢邵魏收崔頤王頤皆不列文苑今改

入

題文苑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

為用大哉遂聽三古彌綸百代若乃墳素所記靡得而  
云典謨已降遺風可述至於制禮作樂騰實飛聲善乎  
言之不文行之豈能遠也是以曲阜之多才多藝監二  
代以正其源闕里之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用能  
窮神知化稱首千古經邦緯俗歲用百代斯古聖人  
述作也逮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之  
異漆園黍穀名法兵農之別雖雅誥與義或未盡善考  
其遺跡賢達之流乎其罹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

道輒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  
闕之下奮迅泥滓自取清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  
千載往往有矣漢自孝武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  
林而二馬王楊為之傑東京之朝茲道逾扇咀徵含商  
者成市而班傳張蔡為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  
勃興無替前列曹王陳阮負宏沂之思挺棟幹於鄧林  
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並高視當世  
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並奏易俗

欽定四庫全書

甯川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之用無爽九源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斯為  
盛既而中州板蕩戎狄交侵僭偽相屬生靈塗炭故文  
章黜焉其能潛思戰爭之間揮翰鋒鏑之下亦往往間  
出矣若乃魯微杜廣餘光尹弼之儔知名於二趙宋該  
封樂朱彤梁譚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  
戰陣章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  
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於朔方之地最爾夷俗胡義同  
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原劉延

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  
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  
許謙崔宏宏子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  
茂詞義典正有永嘉遺烈焉及太和在運銳情文學固  
以頡頏漢魏跨躡曹丕氣運高遠豔藻獨構衣冠仰止  
咸慕新風然律調頗殊曲度遂改辭罕泉源亦多冒臆  
雅言麗則之奇綺合繡聯之美眇歷歲年未聞獨得既  
而陳郡素翻河南常景晚拔疇數稍革其風及孝明御



歷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  
其然乎于時陳郡袁翻翻弟躍河東裴敬憲弟莊伯莊  
伯族伯弟茂范陽盧觀弟仲宣頓丘李諧渤海高肅河  
間邢臧趙國李騫彫琢瓊瑤刻削杞梓並稱龍光俱為  
鴻異樂安孫產舉濟陰溫子昇並自孤寒鬱然特起咸  
能綜採繁縟興屬清華比於建安之徐陳應劉元康之  
潘張左束各一時也有齊霸業云啟廣延髦俊開四門  
以賓之頓八絃以掩之鄴都之下烟霏霧集河間邢子

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儒  
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中山杜甫玄北平陽子烈並  
其流也後有范陽祖鴻勳亦叅文士之列及天保中李  
愔陸卬崔瞻陸元規並在中書叅掌綸誥其李廣樊遜  
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  
王晞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辰杜臺卿劉逖魏寔亦叅  
詔勅自李愔已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涉軍國  
文翰多魏收作之及至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

衡並為中書侍郎典司綸綍後主雖溺於羣小然頗好  
詠詩幼時嘗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此理否初因畫屏  
風勅通直郎蕭放及晉陵王孝式錄古賢烈士及近代  
輕豔諸書以充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  
蕭慤趙州功曹參軍顏之推同入撰錄猶依霸朝為之  
館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因祖珽輔政愛重之  
推又托鄧長顓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  
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珽又奏撰

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  
散騎常侍張彫虎中書監楊休之監撰珽等奏追通直  
散騎侍郎韋道遜陸乂太子舍人王劭衛尉丞李孝基  
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劉仲威袁爽國子博士朱  
才奉車都尉陸道開考功郎中崔子樞左外兵郎薛道  
衡并省主客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閣祭酒崔德立太傅  
行參軍崔儼太學博士諸葛漢奉朝請鄭公超殿中侍  
御史鄭子信等入館撰書并勅放慙之推等同入撰列

復命散騎常侍封孝琰前樂陵太守鄭元禮衛尉少卿  
杜臺卿通直散騎常侍楊訓前南兖州長史羊蕭通直  
散騎侍郎馬元熙并省三公郎中劉珉開府行參軍考  
師上溫君悠入館亦令撰書後復命特進崔季舒前仁  
州刺史劉逖散騎常侍李孝貞中書侍郎李德林續入  
待詔尋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濟州長史李翥前  
廣武太守魏謩前西兖州司馬蕭溉前幽州長史陸仁  
惠鄭州司馬江旰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明通

直郎封孝審太尉掾張德冲并省右戶郎元行恭司徒  
戶曹叅軍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叅軍劉顗獲嘉令崔德  
儒給事中李元諧晉州中從事陽師孝太尉中兵叅軍  
劉儒行司空祭酒陽辟彊司空事曹叅軍盧公順司空  
中兵叅軍周子行開府行叅軍王友伯崔君洽魏師審  
並入館待詔又勅僕射殷孝言亦入馬御覽成後所撰  
錄人亦有不得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此諸人亦有文  
學膚淺附會親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雖然當時操

筆之徒搜求略盡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輩三  
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周氏創業  
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  
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  
之建言務存質朴遂據批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辭有師  
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  
邁渚宮雲撒

周書曰爾其荆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物於廟堂者

衆矣惟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一代是時世宗雅  
辭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宮虛館如布衣交  
由是朝廷閭閻莫不忘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  
陵仰嵩岳川流宗溟渤也

梁荆之風扇於闕右狂簡之徒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  
所取裁夫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  
序蓋文之所起情發於中而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  
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



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  
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  
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  
詠歌此南北詞人得失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  
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美盡善矣梁自  
大同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  
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  
尚清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亦亡國之音也隋文

初統萬機每思斲彫為朴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  
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場帝初習藝文  
有非輕側豎乎即位一變其體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  
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  
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  
自東帝歸秦逮青蓋入洛四隩咸衆九州攸同江漢英  
靈燕趙竒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為大國之寶言刈其楚  
片言無遺潤水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

之文人見稱當世者則齊人范陽道思道安平李德林  
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陳人會稽虞世基  
河東柳謩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  
騁龍光並驅雲路矣魏書序袁躍裴敬憲盧觀封肅邢  
臧裴伯茂邢昺溫子昇為文范傳今唯取子昇餘並各  
附家傳齊書序祖鴻勳李廣樊遜劉逖荀士遜顏之推  
為文苑傳今惟取祖李樊荀餘亦各附家傳周書不立  
此傳今取王褒庾信列於此篇顏之推從齊入周故列

王庾下頽之儀之推之弟故列之推末隋書序劉臻崔  
饒王頽諸葛頽王貞孫萬壽虞綽王胄虞自直潘徽為  
文學傳今檢崔儵王頽孫萬壽各從其家傳其餘編之  
此篇并取許善心柳誓明克讓冠之於此以備文苑傳  
云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涿鹿人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執  
法清刻太傅掾引為治書侍御史後彪為僕射李冲  
所奏道元以屬官坐免景明中為冀州鎮東府長史刺

史於勁順后父也西討關中亦不至州道元行事三年為政嚴吏民畏之姦盜逃於他境後試守魯陽郡道元表立黌序崇勸學數詔曰魯陽本以蠻人不立大學今可聽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道元在郡山蠻伏其威名不敢為寇延昌中為東荊州刺史威猛為政如在冀州蠻人詣闕訟其刻峻請前刺史寇淵淵已遣戍兵七千人道道元還京二人並坐免官後為河南尹孝明以沃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禦夷諸鎮並改為

州其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黃門侍郎  
馳驛與大都督李崇籌宜置立裁減去留會諸鎮叛不  
果而還孝昌初梁遣將攻揚州又刺史元法僧反於彭  
城詔道元持節兼侍中攝行臺尚書節度諸軍依僕射  
李平故事軍至渦陽敗退道元追討多有斬獲後除御  
史中尉道元素有嚴威之稱權豪始頗憚之而不能有  
所糾正聲望更損司州牧汝南王悅嬖近左右丘念常  
與臥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常匿悅第時還其家道

元審訪知收念付獄悅啟靈太后敕赦念道元遂盡其  
命因以劾悅時雍州刺史蕭寶夤反狀稍露侍中城陽  
王徽素忌道元因諷朝廷遣為關右大使寶夤慮道元  
圖已遣其行臺郎中郭子帙圍道元於陰盤驛亭亭在  
岡上常食岡下之井穿井十餘丈不得水水盡力屈賊  
遂踰牆入道元與其弟道缺二子俱被害道元瞑目叱  
賊厲聲而死寶夤猶遣斂其父子殯於長安城東事平  
喪還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安定縣男道元好學歷覽

奇書注水經四十卷

遇按道元所注水經雋妙絕倫宜入文苑丘念之誅  
亦其快舉不知魏收何見乃謬置魏書酷吏傳北史  
削而別之有以夫雖然以道元罵賊隕身雖謂之節  
義亦可

本志十三篇又為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然兄弟不能  
篤睦時論薄之

又有楊銜之銜之北史與魏書皆不載東魏時官撫



軍府司馬所著伽藍記因地及人因人及事魏季軼  
事多賴以傳若其辭思綺麗雖南之六朝不過也其  
序曰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代之言並理在人區至  
於一乘二諦之原三明六通之旨西域備詳東土靡  
記自頂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毫眉之像夜臺圖  
紺髮之形邇來奔競其風遂廣至晉永嘉惟有寺四  
十二所逮皇魏受國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逾盛  
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履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

於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模山中  
之影金刹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  
綈綉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  
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  
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墻  
被蒿艾巷羅荆棘野獸穴於荒堦山鳥巢於庭樹遊  
兒牧豎踴躍於九達農夫耕稼藝黍於雙闕麥秀之  
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

千餘寺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然寺數最多不可遍  
寫今之所錄止大伽藍其中小者取其詳世諦事因  
而出之先以城內為始次及城外表列門名以遠近  
為五篇余才非著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記成時人皆寶之初孝明神龜間比惠生燉煌人與  
宋雲同使西域銜之又採惠生行記與雲家傳附是  
記末云

愚按鄴道元之入酷吏楊銜之之無傳皆魏收忌才

不然水經注與伽藍記何以至今津津焉

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世居江  
左祖恭之宋彭城王義康戶曹避難歸魏遂家於濟英  
寃句父暉兗州左將軍長史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  
蘭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為廣  
陽王深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  
景見而善焉故詣深而謝之且曰頃見溫生深怪問景  
曰溫生是大才士深由是稍知子昇熙平初中尉東平

王匡博召辭人充御史同時射策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寡等二十四人為高第時豫選者紛呶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去寡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糾文皆委焉以憂去任服闋還為朝請後李神雋行荊州事引蕪錄事叅軍被徵赴省神雋長留不遣吏部郎中李獎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應留王朗所以發歎宜速遣赴無踵彥雲前失於是還員及廣陽王深任東北道行臺召子昇為郎

中黃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啟皆答之敏達獨於深沉思  
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高車破走珍寶盈滿子昇取  
絹四十疋深軍敗子昇為葛榮所得榮下都督和洛興  
與子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之得達冀州還京李楷執  
其手曰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慙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  
讀書厲精不已及孝莊即位以子昇為南主客郎中修  
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將加搖  
楚子昇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孝莊曰當世才子不過

數人豈容為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懷前忿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見之為行臺郎中天穆深知賞之北海王元顥入洛天穆召子昇問曰即欲向京師為隨我北度對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顥今入人情未新安若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克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度竊為惜之天穆善而不能遣子昇還洛顥以

為中書舍人孝莊還宮為顯任使者多被廢黜而子昇復為舍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計除正員郎仍舍人及帝殺爾朱榮子昇預保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文字子昇色不變曰勅榮不視爾朱入洛子昇懼禍逃匿永熙中為侍讀兼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後領本州太中正梁使張臯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梁武補之曰曹植陸機復生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



新語補曰庾信至北惟受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何如信曰為寒山一片石堪共語耳

陽夏守傳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子昇文也濟陰王元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楊惜作文德論以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惟邢子才王元景溫鵬舉彬彬有德素齊文襄引子昇為大將軍諮議子昇前為中書郎嘗詣梁客館受國書

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為文襄館客  
元瑾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久怛怩乃推陸  
操馬及瑾與劉思逸荀濟等奉詔圖文襄

本史奉詔作作亂今正之

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作神武碑既成餓諸晉陽獄  
食弊襦死棄屍路隅沒其家口太尉常史宋游道收葬  
之又集其文筆為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  
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豫其間所以

終致禍敗

愚按魏孝莊之殺爾朱榮也高澄以子昇曾與謀故疑之蓋以孝莊況孝靜以榮自方也雖然子昇之兩被此名榮哉魏收深險致敗數語吾無取焉

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弟子盛有文才年二十餘卒

邢邵字子才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河間鄭人父蚪見別傳少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

明強記日誦萬餘言族兄繼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  
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  
專以山水游宴為娛不暇勤業嘗霖雨乃讀漢書五日  
略能徧之遂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無遺文章典麗  
既瞻且連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  
裴伯茂從兄杲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  
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夕奴行諸人求詩  
不得邵皆為誦之諸人或不承詩人還得本不誤一人

皆方之王粲吏部尚書隴西李神雋大相欽重引為忘  
年交釋巾為魏宣武挽郎再遷著作佐郎深為領軍元  
義所禮義新遷尚書令神雋與陳郡袁翻在席義令邵  
作謝表須臾便就以示諸賓神雋曰邢邵此表定使袁  
公變色孝昌初與黃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明  
後文雅太盛邵彫蟲之美獨步當侍每一文出京師為  
之紙貴讀誦俄徧遠近時袁翻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  
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藻思華瞻深共嫉之每洛中

貴人拜職多憑邵為謝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集賓  
食翻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為讓表乃命邵作之  
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當客作章表自置黃紙  
寫而送之邵恐為翻害乃辭以疾屬尚書令元羅出鎮  
青州啟為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酣賞盡山泉之致永  
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文體宏麗及爾朱兆入洛  
京師擾亂邵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節閔以為散騎  
常侍孝武初勅令恒直內省給御食令覆案尚書門下

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否然後施行除衛將軍國子祭  
酒

如藍記曰自王室不靖虎門業廢子才謨訓上庠罰  
情賞勤專心勸誘儒風復盛

以親老還鄉

如藍記曰子才以母老辭孝武帝不許子才詞情懇  
至涕淚俱下乃許之王侯祖道若漢送二疏

詔所在持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丁母

憂哀毀過禮

愚按過禮下有誤入李崇興禮樂一疏今改正

遷鄴後與梁和妙簡聘使邵與魏收及從子昕被徵入  
朝當時文人皆邵之下但以不持威儀名高難副朝廷  
不令出境南人曾問賓司邢子才故應是北間第一才  
士何為不作聘使荅曰子才文辭實無所愧但官位已  
高恐非復行限南人曰鄭伯獻護軍猶得將命國子祭  
酒何為不可邵既不行復請還故鄉齊文襄在京輔政



徵之在第為賓客除給事黃門侍郎與溫子昇對為侍  
讀文襄富於春秋初總朝政崔暹每勸禮接名賢詢訪  
得失以邵宿有名望故請徵焉文襄甚親重之多別引  
見邵舊鄙崔暹無學術言論之際謂暹無所知解文襄  
還以邵言告暹并道此漢不可親近暹銜之邵奏孝靜  
發勅用其妻兄李伯倫為司徒祭酒詔書已出暹即啟  
文襄責其專擅

愚按本史之於四文襄也一誤作武帝二誤作宣武

今皆改正查北齊書無此一則其誤可想

伯倫官事便寢邵由是被疎後除驃騎西兗州刺史在  
州有善政桴鼓不鳴吏民姦伏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定  
陶縣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人斗酒東脯邵逼夜  
攝令未明而去責其取受舉州不識所以在任毫不營  
生產唯南兗糴粟就濟陽食之邵繕修觀宇頗為壯麗  
皆為之名題有清風觀明月樓而不擾公私惟使兵力  
兗州吏民為立生祠并勒碑頌德及代吏民父老及媼

嫗皆遠相攀追號泣不絕至都除中書令舊格制生兩男者賞羊五口不然則絹十匹僕射崔暹奏絕之邵云此格不宜輒斷句踐以區區之越賞法生三男者給乳毋況以天下之大而絕此條舜藏金於山不以為乏今藏於民復何所損又準舊皆訊囚取占然後送付廷尉邵以為不可乃立議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丞相不問聞人虞官弓招不進豈使尸祝鑲刀匕之後家長侵鷄犬之功詔皆從之除太常卿兼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

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邵頓居三職並文學之首當世榮之初文襄往晉陽

北史載幸晉陽而不知為誰簡北齊書乃知為文襄非天子不稱幸故為正之據此段文義宜在先北史蓋取他書與齊書雜採之故無倫序也今加一初字先後稍符

途中頻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邵為序及文宣崩凶禮多見訊訪勅撰哀策後授特進卒邵

率情簡素內行修謹兄弟親姻間稱為雍睦博覽墳籍  
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為意窮其指要吉凶禮  
儀公私諮稟質疑去惑為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  
故邵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  
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昇為文士冠謂之溫邢

伽藍記曰天平初遷鄴民訟殷煩前格後詔自相予  
奪法吏疑獄簿領成山乃勅子才與溫子昇撰麟趾  
新制十五篇省府州郡用以決疑

鉅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後故子昇亡後  
方稱邢魏雖望實兼重不才位傲物脫落簡易不修  
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巳有齋不居坐卧恒在一小屋  
果餌之屬或置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天姿質素特安異  
同士無賢愚皆能傾接對客或解衣覓虱且與劇談有  
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笑曰何愚甚之天下書  
至死讀不可徧安能校也此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妻弟  
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

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甚疎未嘗內宿自言嘗晝入內閣為犬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性好談賞不能閑獨公事歸休恒須賓客自伴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得都信知恕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人士為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客弔慰救淚而已其高情達識東吳以還所未有也有集三十卷行世邵世息大寶有文情孽子大德大道路略不識字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父子建見前收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頗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板為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除太學博士及爾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日宴獲免吏部尚書李神雋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立妙簡近侍詔收為封禪書收下筆



便就不立藁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竒之白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速典起居注并修國史俄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誥填積事成稱旨黃門郎崔陵從齊神武入朝熏灼於是收初不詣門陵為帝登阼赦云朕託體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慎告之陵深忿忌時節閔遇弑令收為詔陵乃宣言收於普泰世出入幃幄一日造詔優為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為逆

人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  
為言於中尉綦儻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  
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持帝嘗大發士卒狩嵩山南旬  
有六日時大寒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諸妃主竒伎異  
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  
諷時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  
甚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免耳神武固  
讓天柱大將軍帝敕收為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收

相國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  
事不安求解詔許之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  
事中郎不敢辭乃為庭竹賦以致已意尋兼中書舍人  
與濟陽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帝與神  
武隙以疾固辭乃免舅崔孝芬怪問之收曰懼懼有晉  
陽之甲尋神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  
王昕聘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及羣臣咸加敬  
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

為鄰國所重梁武因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  
復如何耳收在館買吳婢入館其部下買婢者收亦喚  
取遍行姦穢梁館司皆為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在  
途作聘游賦辭甚美盛使還尚書右僕射高隆之求南  
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  
於臺久得釋及孫搴死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陽為中  
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箠楚久不得志  
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餘光子如因宴戲言於

神武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其顏色  
由此轉府屬然未知優禮收從叔季景有文學歷官著  
名在收前然收常欺忽之初赴并時有頓丘李庶者故  
大司農諧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  
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輸比卿邪輸者故尚書  
令陳留公繼伯子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  
賈共所嗤翫收忽以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本以  
文才望穎脫位既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為言於文襄曰

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文  
襄乃啟收兼中書侍郎修國史孝靜宴百寮問何故名  
人曰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荅問禮俗云正月  
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  
日為馬七日為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惡焉自魏梁和好  
其國書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後梁書至乃  
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  
內清晏今萬國安和後梁復書遂依為體神武入朝孝

靜授相國固讓令收為啟啟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神武  
指收曰此人當復為崔光四年神武於西門豹祠宴集  
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為吏官書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  
常餉吏官飲食司馬僕射頗餉否因共大笑仍謂收曰  
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為勤勞我後世  
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收音在京洛  
輕薄尤甚號驚蛺蝶文襄曾游東山宴飲文襄曰魏收  
恃才使氣卿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

理屈已倒惜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  
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  
稱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惜應聲曰魏收在并作  
一篇詩對衆讀訖云雖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  
辦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說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  
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侯景叛入梁冠南  
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為檄五十餘紙不日就又檄梁  
送景初夜執筆三更便了文過七紙文襄喜之



魏收集載其全文今撮其略曰侯景微蔑小豎叨竊  
名器本出爾朱義旗初舉羣胡覆族雖狐祭首丘事  
非小人而忘恩背本景為先至丁公之戮時有未可  
遂容以悔非任以將率庶指蹤投縶駕馬或擒而歲  
往年徂略無可紀反圖逆節委身賊鹵指西曲躬又  
手欣同鱗水寵之大方外曰臣主內深骨肉拯其鼎  
鑊之命全其齏粉之酷時不暇浹翻然易慮還相掩  
擊事劇仇讐反覆剽獲莫非此類至於老母暮倚少

弟升岡妻望行夫子號出父食毛之屬咸為忽心景  
忽若草苻棄如塵垢任其斲截之誅安其烹斬之痛  
獸心人面華夏同讐首領無地進退途窮遂聘邪說  
自托左右而彼方上下圖浮芥小利忘丘山大禍崇  
飾土偶被以玄黃蚊攢蚋集侵竊邊鄙遂置壇命將  
引營就道一朝指揮倏忽千里天兵之鼓未鳴衆軍  
之旗據接而荆揚烏合一朝崩解宗親節將咸見擒  
束痛辱可哀其利安在覆師喪旅禍本可尋景棄本

趨末背國遠鄉部下數千屈逼羅網離親懷土一日  
三秋豈能搖足東上邊赴彭城天奪彼魄信納虛誘  
兩端已見故態未除今知東南滌蕩睢潼清復梁之  
喪師單輪不返勢窮援盡必至滅亡愚小猜驚將興  
異計必當招結僞楚扇合無賴上或憑陵乘疾專擅  
縱橫下則鴟峙淮淝覬覦叛渙老病姦回不虛然也  
夫量材受任必原其始景棄同即異捐親背德於我  
尚反目而去在梁則何施可懷而假威凶險授柄奸

回欲求肝胆之誠更啟危亡之禍昔田假英人樊於  
期壯士窮而歸我許以入懷景竦悼狗子攪亂四國  
棄若狐雛何足戀戀若抽薪止沸剪草除根返國姦  
於司敗歸侵地於玄武悔非知罪恭承德音苟違之  
者無貽後悔

愚按魏收此移可與杜弼一檄並稱先見故節而存  
之

孝靜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業折

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謂人曰在朝令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時使子才子昇有作然詞氣並不及收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收呈草皆周悉此亦難有又勅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琕徐陵侯景既陷梁梁鄱陽王範時為合州刺史文襄敕收以書喻之範得書乃率部伍西上州刺史崔聖念又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微恨尺書徵建鄴未郊耳文襄遇害文宣如晉陽令與崔門郎崔季

舒高德正吏郎中尉瑾於北第參轉機密轉秘書監兼  
著作郎時齊將受禪楊愔奏置收別館令撰禪代詔冊  
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  
著作郎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優以祿力專在史  
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羣臣各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  
觀早成魏書故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為總  
監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  
官始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後崔浩典史游允程

駿李彪崔光李琰之徒世修其業浩為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元暉業撰辯宗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直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辯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上之凡十一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

愚按魏收作魏書時計沈約宋書蕭子顯南齊書成  
久必有流傳北地者故所記島夷傳多實間加文致  
耳獨宋書索鹵傳與南齊書魏鹵傳多虛蓋因魏書  
成於北齊時約等皆未見此索鹵島夷兩傳虛實之  
辨也聊識於此

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  
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歷二卷禮樂四卷食貨  
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



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為十二表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啟皆獨出於收收所引史官恐其陵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房延祐辛元植睦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不堪編緝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宗祖姍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接之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為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

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休之父  
固魏世為北平太守以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  
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又  
云李平深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為賊收以高氏出自爾  
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有云若修德義之  
風韓彭伊霍何足數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  
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  
或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

毀收皆隨狀荅之獨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  
頓丘李庶家傳稱其本梁國家人故斐庶譏史不直

三國典略曰斐庶等與收面相毀辱無所不至

收性急不勝其憤啟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  
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  
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至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  
親乃為傳首收曰綽雖無位道義可加所以合傳帝曰  
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為綽讚稱有道德帝曰

司空才士為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為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斐庶並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羣口沸騰救魏史且勿施行令羣臣博義聰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衆口誼然號為穢史投牒者相似收無以抗也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為兩家作佳傳故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訢辭終

文宣世更不重論

三國典略曰高德正言於齊主曰國史一定當流天下人情何由悉稱謗者當加重罪不然不止齊主於是禁止諸人

又尚書陸操嘗謂惜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  
功於魏室惜嘗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但恨論及諸家  
枝葉親姻過為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  
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望公觀

遇知仁以免尤責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叅修律令

三國典略收嘗在議曹與諸博士引據漢書書論宗廟事博士笑之收便忿取韋玄成傳抵之而起博士夜共披尋遲明來謝曰不謂玄成如此學也

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惜先以告收收上皇居新殿臺賦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邵已下咸不逮焉帝曾游東山敕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訖辭理

宏壯帝對百寮大嗟賞之

三國典略載詔曰朕志清四海叢爾秦隴久阻風化  
混一期在今日必當訓旅誓衆天動雲臨朕已下水  
汾流成船晉地便當躬先將士馳入玉壁徑掩長安  
梟首凶首朕與梁國舊敦好睦近聞奸計乃欲規謀  
宜令上黨王渙總勒熊羆星流風邁王者之言明如  
日月宜宣內外咸使聞知書成齊主覽之於凶首下  
足二言曰雖藏山沒水終不足救於是遣上黨王渙

西侵

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產一女無子魏  
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聲師女皆綠夫家坐事並賜  
收為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  
身後嫡媼不平乃故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申意  
文宣每酣宴輒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  
收謂惜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  
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但恐國家不安耳惜以收言曰



帝自此便止帝數宴喜收每侍從適皇太子納鄭良娣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仍詔收曰知我意否收曰良娣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綠此毀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為妃後帝幸李宅宴飲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前帝問曰人莫知其意乃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蓋新婚故妃母欲子孫衆多耳帝大喜語收曰卿還將來仍賜美錦二疋十年除儀同三司帝一日飲醉授

口勅以收為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暗於樹下造詔惜以收一代盛才難於率爾久未就比成帝已醒遂不重言惜仍不奏事竟寢及帝崩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太守陽休之叅議吉凶禮并掌詔誥仍除侍中遷太常卿文宣謚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居中宰事命收居禁中作諸詔文積日不出皇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祿大夫收先副王昕使梁不相協時昕弟晞親密而孝昭別令陽休之兼中書典誥詔於晉陽收留鄴蓋晞所為

也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盧詢曰若使卿作文詰我亦不言又除祖珽為著作郎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翥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詰悉歸陽子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頓失恐伯起不免發背耳時詔議二王三格收執王肅杜預義以元司馬氏為二王通曹備三格詔問諸禮官皆執鄭玄五代議孝昭后元氏也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又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帝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欲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謂徒

置秘閣外人無由見乃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  
欲寫者聽之清河二年兼右僕射時武成酣飲終日朝  
事專委侍中高元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振俗都  
官尚書畢義雲長於斷割乃虛心倚仗收畏避不能匡  
救為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水臺觀之  
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始收比溫子昇邢邵稍  
為後進邵既被疎出子昇以醉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  
一時議論更加訾毀各有朋黨收每陋邵文邵曰江南

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  
常於沈約集中作賦

三國典略曰收言及沈休文集毀短之徐之才怒曰  
卿讀沈文半不能解何事論其得失謂收曰吾當與  
卿談收去避之

何意道我偷任任沈俱有重名然邵收所好各別  
顏氏家訓曰邵服約輕昉收慕昉毀約

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問僕射祖珽珽荅曰見邢魏

臧否即任沈攸之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邵雖有一二  
首又非所長常云能作賦者始成大才士自武定二年  
後國家失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  
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下筆同宿構敏速之工邵子昇  
不逮也其叅議典禮與邵相埒其年以遇崐崙船至得  
奇貨裸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三  
年起除清都尹尋遣黃門郎元文遙敕收曰卿舊人事  
我家久前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為尹非謂美授但

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可用卿之才而忘卿待十月當  
還卿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祿大夫二年行齊州刺史  
尋為真收以子姪年少申以戒厲著枕中篇其詞曰吾  
曾覽管子之書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  
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為能  
及追而味之喟然長嘆若夫岳立為重有潛戴而不頃  
山藏稱固亦趨負而不停呂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然  
原作險或躋踵而不驚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

當定想窅乎而上征苟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俞固乘  
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彼期遠而能通果應之而可  
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嗚呼處天壤之間勞  
死生之地攻以嗜欲牽以名利於是乎矯奢乃作危亡  
旋至然則上智大賢惟幾惟哲或出或處不常其時其  
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律呂  
諛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唇挑舌怨惡莫之前勲名共  
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游刃砉然



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騖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包溪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詎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沉挫獄詎非足力不强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頃人師先覺聞諸君子雅道之士游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弟之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已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愠喜言行相顧慎終猶

始有一子斯鬱為羽儀恪居喪事知無不為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產徼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赴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貽宴或蹲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牆有僂冠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強梁人囚徑挺幽奪其魄明天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昂為已作私玉非身寶遇緇為紺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

水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  
為必察其機舉必慎於微知幾慮微斯亡則晞既察且  
慎福祿攸歸昔遠瑗識四十九非顏子幾三月不違跬  
步無已至於千里覆一簣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邇  
登高自卑可大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槿  
榮于枝望暮而萎夫奚益而不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  
欲多利不欲大惟居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道尊  
則羣謗集任重則衆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栖遑其忠也

則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  
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周廟之人三緘其口瀾卮在前歌  
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坐右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帝  
復敕更審收又迴換遂為盧同立傳崔綽反更附出楊  
愔家傳本無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加此八字又先  
云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慧龍自云太原  
人此其失也尋除開府中書監帝崩未發喪在內諸公  
以後主即位有年疑於赦令乃引收訪焉收固執宜有

恩澤從之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  
進收奏請趙彥深和士開除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  
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事皆由五禮非王不決士開  
謝而許之多引文士令執筆儒者馬敬德熊安生權會  
實主之武平三年卒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有集  
七十卷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途貴  
游每以顏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為先游華輕險  
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邵從子昕及季景與

收並以文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俊也收少邢邵十歲  
邵每曰佛助察人之偉後收稍與邵爭名文宣貶邵曰  
爾才不及魏收收亦得志自序曰先稱溫邢後曰邢魏  
然收內陋邵心不許也

顏氏家訓曰并州有一士族好為詩賦誹擊邢魏諸  
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醢酒招延聲譽妻明  
鑑婦人也泣諫之此人嘆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  
況行路至死不覺

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從游東山與諸優  
為獼猴與狗鬪帝寵狎之收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  
嘲收曰愚魏衰收收荅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頭狗  
頭團鼻平飯房笊籠著孔嘲玕其辨捷不拘若是既  
緣史筆多憾于人齊亡歲收冢被發棄骨於外竟無子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父慎仕魏歷二郡太守皆有能名  
卒於金紫光祿大夫鴻勳弱冠與同郡盧文符並為州  
主簿僕射臨淮王彧表薦其文學除奉朝請或曰臨淮

舉卿竟不相謝恐非其宜鴻勳曰為國舉才臨淮之務  
祖鴻勳何事從而識之或聞而喜曰吾得人矣後咸陽  
王徽奏鴻勳為司徒法曹叅軍事及赴洛徽謂曰臨淮  
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謝恩轉  
延尉正去官歸鄉里

北齊書載鴻勳與陽休之書曰吾比以家貧親老時  
還故郡在本縣西界有鵬山焉其處閑遠水石清麗  
高巖四匝良田四頃家先有野舍于斯而遭亂荒廢



今復經始即石成基憑林起動蘿生映宇泉流繞階  
月松風草綠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流煙  
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栢而葱菁時一褰裳  
涉澗負枝登峰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  
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  
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  
聞鶴唳以動懷企莊生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首戴  
萌蒲身衣緼襜出藝梁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

為貴斯以適矣豈必撫塵哉而吾生既繫名聲之韁  
鑠就良工之劑厠振佩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  
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敝精神於丘墳盡心力  
于河漢摘藻期之輦繡發議必在芬杳然茲美耳吾  
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崑峰積玉光澤者毀瑤山叢桂  
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桂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  
士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第官位既達聲華  
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既覽老氏谷神之談應體

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解佩捐簪則吾于茲山莊可辨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攜酒登巘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欵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趨別緬尋此子杳若天漢

齊神武嘗徵至并州作晉詞記好事者翫其文位至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齊天保初卒官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博涉羣書有才思少與趙郡李寔

齊名在邢魏亞而納言敏行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世  
胄廣獨以才舉兼侍御史修國史南臺文奏皆其辭也  
齊文宣初嗣霸業命掌書記天保初欲以為中書郎遇  
病止廣嘗欲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  
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  
今辭君去因怵惚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廣雅有  
鑒識度量弘遠垣率無私為士流所愛時共贈遺之賴  
以自給竟以疾終嘗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

其文筆七卷託魏收為序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父衡性至孝父琰亡負土成墳植栢數十畝朝夕號慕遜少好學其兄仲以造穰為業常優撓之遜自責曰為人弟獨愛安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勲事業母馮氏謂曰汝欲謹小行邪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恒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自勸遜貌陋有才氣屬本州淪陷寓居鄴為臨漳小吏縣令裴鑒蒞官清苦致白雀等瑞遜上清德頌十首鑒大加賞重擢

為主簿仍薦於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廣渤海封孝琰等為暹賓客人有譏其靜默不能趨時者遊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沉世俗避世金馬遂借陸沉公子為主人擬客難制客悔自廣後崔暹大會客大司馬襄成王元旭時亦在坐欲命府僚暹指遜曰此君學富才高兼之佳行可為王叅軍也旭目之曰豈能就耶遜曰家無蔭第不敢當此武定七年文襄遇害文宣徙暹於邊賓客咸散遜遂徙居陳留舉秀才時尚書案舊令云下州三載

一舉秀才五年已貢開封人鄭祖獻計此年未合兼別  
駕王聰抗辭爭議右丞陽裴不能却尚書令高隆之曰  
雖遜才學優異待明年非遠遜竟還本州天保元年本  
州復召舉秀才三年春會朝對策至四年五月遜與定  
州秀才李子宣等以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上書請復  
罷詔不報梁州重舉遜為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焉  
北齊書載制詔問升中紀號遜對曰臣聞巡獄之禮  
勒在虞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衆往帝前王匪惟一姓

陸下馬多冀北將異山西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  
吞巴蜀而掃肴函苑長州而池江漢復恐迎風縱火  
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璋漢馳竹  
使義在濟民非聞好戰今三臺令子六軍良家蓄銳  
須時裹糧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  
雷驚因取荆南之地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  
周王若逢司隸然後振旅而還止戈為武標金南海  
鞠石兔山若馬兒不死子陽尚在便欲案明堂之圖



草射牛之禮七德論功多慙往列升中告禪臣用有  
疑又問求才審官遜對曰臣聞彫獸畫龍徒有風雲  
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是以漢拜丞相便有  
鍾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至孫權之笑至於時非蹈海  
而曰羞作秦民事異出關而言恥從衛亂雖復星干  
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陛下  
儀天設官象星布職漢家神鳳慙用紀年魏氏青龍  
羞將改號上膺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

朝無銅臭之公世絕錢神之誨與之為治何欲不遂  
但使帝德休明自彊不息甲夜觀書支日通奏周昌  
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日含弘高懸  
王爵惟能是與管庫靡遺漁鹽畢錄無令桓譚非議  
官止郡丞趙壹負才位終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  
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台星圻而還  
欽詩稱多士易載羣龍從此而言可以無媿又問釋  
道兩教遜對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

絕涉求難為稱詣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  
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錄淮南成  
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海  
秦之談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  
徐福去而不歸樂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遐倒影抵掌  
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壁既返還入驪山之墓  
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又未業已來大存佛教寫  
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黑以為燒劫之灰春秋夜

明謂是神降之日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  
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棄家出家寧有改  
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  
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陛下受天明命屈已濟  
民湘中石鷺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鳥翹和風而杓  
轉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  
於出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周德上天錫珮實報禹  
功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

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又問刑罰寬猛對曰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爰自末葉法令稍茲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吹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消東海孝婦因災而雪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本鍾繇王朗追怨張倉祖訥梅陶共尤文帝便謂化屍起偃在復肉刑致治興邦

無關周禮陛下昧爽坐朝留心政術若復峻典深文  
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俱稟陰陽安則願存擾則  
圖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樂如有未從刑乃乃用寬  
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久但今釋  
之定國迭作禮官龔遂文翁繼為郡守科閒律令一  
此憲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昭平之罪則天下自治  
大道公行乳獸含牙蒼鷹垂翅楚王錢府不復須封  
漢獄冤困自然蒙理號以成康何難之有又問禍福

報應遜對曰臣聞天道秘遠神迹難源乘槎至於河漢惟覩牽牛假寐遊於上方止逢翟火造化之理寂寞無傳但秦穆有道勾芒錫祥號公涼德薦收降禍高明在上定自有知若夫周王漂杵致天之罰白起誅降行已之意是以七百之祚仍加姬氏杜郵之戮還屬武安昔漢問上計不過日蝕晉策秀才止於寒火前賢往士咸用為難占對失圖伏深悚懼

尚書擢遜第一二月清河王岳為大行臺率衆南征以

遜從軍明年文宣納梁貞陽侯蕭淵明為梁主岳假遜  
大行臺郎中使于江南與蕭修侯填和解遜往還五日  
得修等報書岳因與修盟於江上大軍還鄴遜仍被都  
官尚書崔昂舉薦七年詔令校定羣書供皇太子遜與  
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許散愁等十一人同被尚  
書召共刊定時秘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議曰案漢中  
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  
校尉臣叅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相校然後



殺青今所讐校供已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府閣即欲刊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邵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並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從之凡所得別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疑闕時魏收作庫狄於碑序令遜為之銘

此後本史忽改名稱字今正之

陸印不知以為收合作也陸操伏渾卒楊愔使遜代已

作書告晉陽朝士令魏收潤色之收竟不能更一字八年減東西二省官更定選員不過三百參者二三千人楊愔言於衆曰後生清俊莫過盧思道文章成就莫過樊孝謙几案斷割莫過崔成之遜以思道長兼員外郎二人並肩員外將軍遜辭曰門族寒陋乞補員外司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河清初為主書參典詔策天統元年加員外郎居七八日行遇轎車頓眉下淚指方相曰何日更煩君一到數日卒顧方相送葬仍

前所逢者遜卒後定州秀才荀士遜繼為主書才名相亞茹瞻字孝博東安人南州舉秀才清郎劉直楊惛特用之曰今日之選不可無茹生卒於侍御史

荀士遜廣平人好學有思為文清典見賞知知音武定末舉司州秀才迄齊天保十年不調皇建中馬敬德薦為主書轉中書舍人貌甚陋以文辭見重嘗有事須奏遇武臣在後庭因左右傳通傳適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帝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歡笑

累遷中書侍郎號為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於世齊  
亡年卒

王褒字子深琅琊臨沂人曾祖儉祖騫父規並南史有  
傳褒識量淹通志懷沉靜美威儀善談笑博覽史傳七  
歲能屬文外祖梁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  
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秘書郎太守舍人梁國子祭酒  
蕭子雲褒之故夫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特  
相模範遂名亞子雲武帝嘉其藝才以弟鄱陽王恢女

妻之歷秘書咸安城內史侯景陷建鄴褒輯寧所部見稱於時梁孝元帝嗣位與褒有舊累遷左丞褒名家文學優贍咸共推挹故位望隆重寵遇日甚而愈自謙損不以位地矜物時論稱之初孝元平侯景及擒武陵王紀後以建業凋殘江殷盛欲安之其政府臣僚皆楚人也並願即都鄢郢嘗召羣臣議之鎮軍將軍胡曾祐吏部尚書宗慄太府卿黃羅漢御史中丞劉穀等曰建業王氣已盡又荆南有天子氣遷徙非宜孝元深以為然

復顧問褒褒性謹慎知孝元多猜弗敢公言其非後因清閑密諫言辭甚切孝元竟不用及魏攻江陵孝元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

周書曰褒素以文雅見知一旦委以總戎深自勉厲及朱買臣率衆出宣陽西門大敗褒不能禁乃貶褒為護軍將軍

及冊破從孝元入金城俄孝元出降褒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妙盡塞北寒苦之言孝

元及諸文士並和之競為悽切語至此方驗

資治通鑑曰于謹徵太子為質帝使王褒送之謹子以褒善書給之紙筆乃書曰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褒與王克劉毅宗懔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周文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褒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卿等並吾舅氏當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褒及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褒等

亦並荷恩聘忘其羈旅

顏氏家訓曰褒雖以才學被禮猶以攻書崎嶇碑碣  
間嘗悔恨曰慎弗以書自命

周明帝即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  
待帝每遊宴命褒賦詩談論恒在右右尋加開府儀同  
三司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武帝作象經令褒注之引  
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政體既累世在江東  
為宰輔帝亦以此重之建德後顏叅朝議凡大略冊皆



令褒具草東宮既建遷少司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褒  
常侍從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讓兄弘正  
自陳來聘帝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書並詩

周書載書曰嗣宗窮塗楊朱岐路征蓬長逝流水不  
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  
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  
尚保池陽之田鑿跡幽蹊銷聲窮谷何其愉樂幸甚  
幸甚弟昔因多病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

嶽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鄉服膺高士上  
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談中藥養人每稟丹沙之說頃  
年事道盡容髮衰謝云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  
繁憂攬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  
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  
所冀書生之魄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  
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  
橫集甚矣悲哉此之為別也雲飛泥沉金鑠蘭滅玉

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書于窮谷故人  
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帑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  
冬清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  
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陲言反東區  
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析二仲不歸麋鹿為曹  
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恒為採掇  
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偵邕熙並歡衡泌南風雅操  
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莫獲難老

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惴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  
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為胸臆且當視陰數箭排愁  
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為豈能遽悲次房游魂不反  
遠缺二字產骸柩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相保期願享  
黃髮猶冀蒼雁賴鯉時傳尺素清風明月俱寄相思  
子淵子淵長為別矣搦管操觚聲淚俱咽

尋出為宜州刺史卒于位子鼎嗣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易父肩吾並南史有傳信

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頽然過人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擒為右衛率掎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士父子東宮出入禁閤恩禮莫比文並綺豔世號徐庾體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都下莫不傳誦累遷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還為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後

信奔江陵梁孝元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加散騎侍郎聘於西魏屬大軍南伐遂留長安

三國典略曰宇文丞相遣于謹等南伐時信來聘未返丞相問曰我遣此兵馬縛取湘東至關西作博士何如信曰必得之但公後弗為不忠丞相笑而領之江陵平屢遷儀同三司周孝閔踐祚除司水下大夫累遷洛州刺史信為政簡靜吏民安之時陳氏與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

十數人武帝惟故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並惜而不遣  
尋徵為司宗中大夫明帝武帝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  
禮趙膝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交羣公碑誌多相請  
託惟王褒頗與信埒自餘文人莫逮信雖位望通顯常  
作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致意大象初以疾去職隋  
開皇元年卒有文集二十卷文帝悼之贈本官加荊雍  
二州刺史

顏之推字介琅琊臨沂人祖見遠父

北齊書協作總

並以義烈稱世善周官左氏學俱南史有傳之推年十二遇梁湘東王繹自講莊老之推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書史無不該洽辭情典麗甚為西府所稱湘東以為其國右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時論少之湘東遣世子方諸鎮郢州以之推為中撫軍府外兵參軍掌管記遇侯景陷郢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偉以免景平還江陵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七十二

湘東即位以之推為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為周軍所破大將軍李穆重之送往弘農令掌其兄陽平公遠書翰遇河水暴長具舟將妻子奔齊經砥柱之險時稱其勇決文宣見悅之即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後從至天泉池以為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勅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遂寢後待詔文林館

顏氏家訓曰載時有山東學士與關中太史爭歷內

史牒付議官平之之推曰議官所知不能精於訟者以淺裁深渠安肯服且已之舉曹咸以為然獨一禮官恥為此議強加考核機杼既薄為訟人所窺經春涉冬聚議無成始報然退

除司徒錄事叅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明大為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後主時有取索桓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所進文書皆其封署於進賢

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為稱職帝甚加恩接為勲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帝幸并州崔季舒等將諫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召集諫人之推亦欲喚入勘無名得免尋除黃門侍郎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急計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顓進奔陳策仍勸募吳士千餘人為左右取青徐路投陳帝納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願入陳乃云吳士難信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地

若不可保徐浮海南渡遂不從之推策齊亡入周大象末為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為文學深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集三十卷撰家訓二十篇並行於世

家訓中載之推所著勸學篇曰凡人生世會當有業近見士大夫恥涉農桑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紀姓名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為足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目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哩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

數年勤學長受一生媿辱哉梁朝全盛時貴遊子弟  
多無學術莫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踏高  
齒履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倩人荅策三  
九公燕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後  
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觀當路乘權不見昔客  
求諸身而無得施之世而無用兀若枯木泊若窮流  
鹿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駑才也  
自荒亂以來諸見俘虜雖百里小人知讀論語孝經

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  
馬以此觀之安可不免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  
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如讀書世人不問愚智皆  
欲識人多見事廣而不知日讀書是猶求飽而倦營  
饌欲煖而惰裁衣也

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思魯

顏氏家訓載思魯問父之推曰人子當竭筋力以伸  
供養每課督經史于子安乎之推曰子當以養為心

父當以學為教若務先王之道以紹家業藜羹溫褐  
我自安之

次曰敏楚蓋不忘本也之推集思魯自為序之推弟之  
儀別見

柳詵

隋書詵作詵思從隋書詵音辯

字顧言河東人仕江南居襄陽祖惔南史有傳詵少  
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為著作佐郎後

梁宣帝以為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梁國廢拜開  
府為內史侍郎以無吏幹轉晉王廣諮議叅軍王好文  
雅招引才學士及諸葛頴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  
以充學士而詈為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  
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還作歸藩賦令詈為序詞甚  
典麗初王屬文徵庾信體及見詈後文體遂變仁壽初  
引為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重  
每召入卧內與之飲詭詈尤俊辨多在侍從有所顧問



應答如響性嗜酒言雜諧謔為太子親狎以其好內  
典令撰法華玄宗乃為二十卷上之太子大悅賞賜優  
洽齊輩莫比及嗣位拜秘書監每退朝使命入問言宴  
諷讀終日而罷帝與嬪后對飲時逢興會輒召之同榻  
共席恩比友朋猶恨不能夜召乃命匠刻木為偶人施  
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晉每月下對飲輒令宮人置於  
座與相酬酢歡笑從幸揚州卒帝傷惜久之贈大將軍  
謚曰康晉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李文博博陵人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尤留心道義每讀書至安危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開皇中為羽騎尉特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廳事惟中披檢書吏并察已行事若遇政教善事即抄撰記錄如選用踈謬即委之臧否道衡每得文博語輒欣然從之後直秘書內省典校羣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乏絕而清操愈厲不妄通賓客恒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之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廢文博商略古

今政教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即出為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為司隸大夫遇之東都尚書省甚嗟愍之奏為從事因謂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為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詣房玄齡相送出衢路玄齡謂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既得為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為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潔其源正其末者端其本今政源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

益其率直疾惡不知忌諱皆如此類時朝政浸壞人多  
賕賄惟文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亂播遷不知  
所終初文博在內省校書虞世基子亦在內盛飾容服  
未有知知文博因問其年荅曰十八文博乃謂曰昔賈  
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似君乃徒事儀容耶又秦王俊妃  
生男文帝大喜頒賜羣臣各有差文博家道屢空人謂  
其心悅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當今王妃生男于羣官  
何事乃妄受賞也其循名責實皆爾文博本為經學後

讀史於諸子及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治道集十卷大行於世開皇中又有魏郡侯白自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辨俊舉秀才為儒林郎通脫不特威儀好為俳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處觀者如市場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以我為牛羊下來邪文帝聞其名召與語悅之令于秘書修國史每將擢用輒謂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死時人傷其薄命者旌義記十五卷行於世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世仕江左祖僧紹父山賓並  
南史有傳克讓少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  
三禮論語尤所研精龜策歷象咸得其要年十四釋褐  
湘東王繹法曹叅軍時舍人朱異在儀賢堂講老子克  
讓預焉堂邊有修竹異令克讓詠之克讓攬筆輒成卒  
章曰非君多愛賞誰貴此貞心異甚奇之仕梁位中書  
侍郎梁滅歸長安周明帝引為麟趾殿學士武帝即位  
為露門學士令與太史官屬正定新厯累遷司調大夫

隋文受禪位率更令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奇輒賜之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士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修禮儀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帝甚惜之二宮贈賻甚厚所著孝經義疏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卷集二十卷克讓叔少遐博涉羣書有詞藻仕梁位都官尚書入齊甚為名流王元景陽休之所禮皇建中拜中庶子卒贈中書令揚州司馬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父顯南史有傳臻年十八舉秀才為邵陵王綸東閣祭酒孝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平歸魏周冢宰宇文護辟為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為露門學士授大都督隋文帝授禪進儀同三司左僕射高頴伐陳以臻隨軍典文翰墨太子勇引為學士甚親狎之臻無吏幹又性惚恍耽經覃思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居城南訥居城東臻嘗欲訪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



同家乎從者不知訪訥謂臻還家因荅曰知引之而去  
既叩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  
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邪其子荅曰此大人家  
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  
啗蜆以音同父諱呼為扁螺其疎故多此類精於兩漢  
書時稱漢聖開皇十八年卒有集十卷行於世

諸葛穎字漢丹陽建康人父規梁義陽太守穎年十八  
能屬文起家邵陵王綸叅軍事轉記室侯景之亂奔齊

歷學士太子舍人周武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  
年習周易圖緯蒼雅莊宅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晉王  
廣素聞其名引為記室及即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幸出  
入臥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穎因  
間多所諧毀時謂之冶葛後錄恩舊授朝散大夫帝嘗  
賜穎詩其卒章曰叅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  
覈英華恣討論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待遇如此  
後從駕北巡卒於道穎性褊急與柳詵每相忿閤帝屢

責怒之有集二十卷撰鑾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並行於世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史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不治產業每以諷讀為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為主簿後學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歸里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

隋書載暕書曰余屬當藩屏宣條楊越坐堂聽訟事

絕詠歌攀桂摘詞春言高邈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之應劉置體闕申穆背淮之賓徒聞其語超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棲遲衡泌懷寶迷邦徇茲獨善良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宣往意側望起予甚飢渴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杯之逸

及至以客禮待之索其文集貞上三十三卷為啟陳謝隋書又載貞啟曰屬賀德仁宣教須所有拙文孝逸

學無半古才不逮人適鄢郢而迷途入耶郢而失步  
豈謂橫議過實虛塵覽枉高車以載艤費明珠以彈  
雀遂得裹糧三日背淮千里與懸黎而並肆將駿驥  
而同阜終朝擊出匪黃鍾所諧旦暮却行何前人能  
及顧想平生觸塗多感但以積年沈痼遺忘日久拙  
思所存纔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學仙之遠窺  
而不覩始知游聖之難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  
龍之降慙過白豕之歸

王覽集甚善之賜以良馬貞復上江都賦王復賜錢與良馬未幾以疾還鄉終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父孝曾陳始興王伯茂諮議綽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傅縡有盛名見綽詞賦歎美之仕陳為太學博士陳亡晉王廣引為學士大業初轉為秘書學士奉詔與秘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累遷著作佐郎與虞

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直禁中以文翰待詔恩  
眄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之詔綽為銘  
隋書載綽銘詞曰維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丙  
子皇帝底定遼碣班師振旅龍駕南轅鸞旗西邁行  
宮次于柳城縣之臨海頓焉山川明秀實仙都也旌  
門外設欵跨重阜帳殿周施降望大壑息清蹕下輕  
輿警百靈綏萬福踐素砂步碧沚同軒皇之襄野邁  
漢宗于河上想汾射以開襟望蓬瀛而載佇窅然齊

肅貌屬殊庭兼以聖德遐宣息別風與淮雨休符潛  
感表重潤于夷波璧日曬光卿雲舒采六合開朗十  
洲澄鏡少選之間儵焉靈感忽有祥禽皎同鶴鷺自  
霄漢翻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靡霜暉於羽翮  
激丹華於背距鸞翔鳳跼起鴻騫或蹶或啄載飛  
戢止徘徊馴擾咫尺乘輿不藉揮琴非因拊石樂我  
君德是用來儀斯固類仙人之騏驥冠羽族之宗長  
西王青鳥東海赤雁豈可同年而語哉竊以銘基華



岳事垂靈異紀迹鄒山義非盡美猶方不泯泯遺文  
可觀況盛德功成若斯懿鑠懷真味道加此感通不  
鐫名山安用銘異臣拜稽首敢勒銘云來蘇興怨帝  
自東征言復禹績乃御軒營六師薄伐三韓肅清龔  
行天罰赫赫明明文德上暢靈武外薄車徒不擾苛  
慝靡作凱歌載路成功允鑠反旆還軒遵林並壑停  
輿海澨駐蹕巖趾宵想遐凝藐屬千里金臺銀闕雲  
浮岳峙有感斯應靈禽效祉飛來清漢俱集華泉好

音玉響皓質冰鮮狎仁馴德習習翩翩絕迹無泯於  
萬斯年

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勅于海上以度遼功授建節尉綽  
恃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諸葛穎以學業倖于帝綽  
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嘗問于綽穎穎曰麤疎人也帝  
領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貴踞獨虛已禮之與結布衣  
友綽數從之邇其族人虞世南誡之曰上性猜忌而君  
過厚玄感若與絕交可以無咎不然終禍綽不從尋有

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其妓妾  
並入宮帝因問之曰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妾以綽  
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治之綽曰羈旅薄遊與玄感  
文酒談欵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徙綽于邊綽至長安忘  
走吏逮之意於是潛度江變姓名自稱吳卓游東陽抵  
信安令辛大德舍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因有識綽者  
告之竟為吏所執坐斬江都詞賦並行於世大德為令  
誅翦羣盜甚得民和與綽俱為使者所執妻泣曰每諫

君無匿學士致有今日大德笑曰我本圖脫長者乃為人告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詔死罪得擊賊自效信安吏民詣使者叩首曰辛君民命所懸若去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王胄字承基琅琊臨沂人祖筠父祥並南史有傳胄少有逸才仕陳歷太子舍人陳滅晉王廣引為博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為著作佐郎以文詞為煬帝所重帝嘗自東都遷京賜天下大酺四

日為五言詩詔羣臣詩成者奏之帝覽胄詩善之

隋書載胄詩曰河洛稱朝市肴函實奧區周營曲阜  
作漢建秦春謨大君苞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  
指天駟乃西驅展軫齊玉軼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空  
蹕四達儼車徒是節春之暮神臯華實敷皇情感時  
物睿思屬粉榆詔問百年老恩降五日酺小人荷鎔  
鑄何由荅大鑪

因謂侍臣曰氣高志遠歸之于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

意密理新惟庾自直餘未可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  
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為準  
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胄性踈率不倫自恃才伐  
鬱鬱薄官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為諸葛穎所嫉屢譖  
于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  
游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徙邊胄遂亡區潛還江左為  
吏所捕坐誅

隋書佳話曰帝素忌胄才及誅每誦其佳句曰庭草

無人隨意錄是誰語耶

所著詞賦多行於世兄沓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  
于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陳亡與胄俱為學士煬帝即  
位授秘書郎卒于官

庾自直潁川人父持南史有傳自直少好學沈靜寡欲  
仕陳歷豫章王叔英府外兵參軍記室陳亡入關不得  
調晉王廣聞之引為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  
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為帝所愛有

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宇文化作及逆挾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有文集十卷行世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受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沖講莊老於張機並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綸中書令江總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總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叔齊國侍郎選為客館令隋遣魏



澹聘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為啟于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餞送徽以餞送為重敬奉為輕却其啟不奏澹曰曲禮云主敬客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曰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濟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為輕竟何所據徽難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為輕但施同處殊義成通別禮主于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

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于子則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並為極高尊乎至若敬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闕貴隔當知敬之為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有時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為深據澹不能對遂改之及陳減為州博士秦王俊聞其名召為學士常從俊朝京師在途令微于馬上為賦一行賦成名曰述恩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為萬字

文又遣撰集字書名韻纂微為之序

隋書載微序曰文字之來尚矣初則義皇出震觀象  
緯以法天次則史頡佐軒察蹄跡而取地於是八卦  
爰始爰文斯作繩用既息墳籍生焉至如龍焚授河  
龜威出洛綠綈白檢述勲華之運金繩玉字表殷夏  
之符銜甲示於姬壇吐卷徵於孔室莫不理包遠邇  
迹會幽明仰協神功俯照人事其制作如彼其祥瑞  
如此故能宣流萬代正名百物為生民耳目作後王

模範頌美形容垂芬篆素我王質潤珪璋文兼黼黻  
楚書早習頗屬懷于言志沛易先通每留神於索隱  
加以降情引汲擇善芻微築館招賢攀枝佇異剖連  
城于井里貢束帛於丘園薄技無遺片言便賞所以  
人加脂粉物竟琢磨俱報稻粱各施鳴吠于時歲次  
鵠火月躔夷則驂駕務隙靈光意靜前臨竹沼却倚  
桂巖泉石瑩仁智之心烟霞發文彩之致賓僚霧集  
教義風靡乃討論羣藝商略象書以為小學之家尤

多舛雖復周禮漢律務在貫通而巧說邪辭遞生  
同異且文訛篆隸音謬楚夏三蒼急就之流微存章  
句說文字林之說唯別體形尋聲推韻良為疑混酌  
古會今莫臻功要未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判清  
濁纔分宮羽而全無引據過傷淺局詩賦所須卒難  
為用遂躬紆帑旨標摘是非撮舉宏綱裁斷篇部總  
會舊轍創立新意聲別相從即隨注釋詳之詁訓證  
以經史備包騷雅博牽子集汗簡云畢題為韻纂凡

三十卷勒成一家爰命末學製其都序徽文慙生氣  
心若死灰敢執顛沛之辭遂操狂簡之筆而齊魯富  
經學楚鄭多良士西河之彥幸不誚于索居東里之  
才請能加于潤色

俊薨晉王廣復引為楊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  
一部復令徽為序

隋書載徽序曰禮之為用至矣源開三本體合四端  
巢居穴處之前即萌其理龜文鳥跡以後稍顯其事

雖情存簡易意非玉帛而夏造殷因可得知也至如  
秩宗三禮之職司徒五禮之官邦國以和人神惟敬  
道德仁義非此莫成進退俯仰去茲安適若璽印塗  
猶防止水豈直譬彼耕耨均斯粉澤已哉自世屬坑  
焚時移漢魏叔孫通之碩解局堂隆之識識專門者  
霧集制作者風馳節文頗備枝條互起我王允文允  
武多才多藝收杞梓之才闢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  
學網羅百氏蹟無隱而不探事有難而必綜至于采

標綠錯華垂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圃翰林之  
域理窟談叢之內謁者所求之餘侍郎所校之逸莫  
不澄涇辨渭拾珠棄蚌以為質文遞改損益不同明  
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荅崔譙何  
庾之論簡牒雖盈華菁蓋鮮乃以宣條暇日聽訟餘  
晨娛情窺寶之鄉凝相觀濤之岸揔括絀素躬披網  
縹芟蕪刈楚振領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  
家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取方月數



用比星周軍國之義存焉人倫之紀備矣昔者龜蒙  
令后睢渙名藩誠復出警入蹕擬乘輿之制度建觴  
載旂用天子之禮樂求諸述作茲未聞典方可韜之  
類水副彼名山見刻石之非工嗤懸金之已陋是知  
沛王通論不獨擅于前修寧朔新書更追慙于往冊  
及嗣位徽與著作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  
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亡而止授京兆郡博士楊玄  
感兄弟重之數相往來及玄感敗凡所交關多罹其患

徽以玄感故人為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徽為威定縣  
主簿行至隴頭發病卒隋時有常得志尹式劉善經孔  
德紹劉斌並有才名事多遺逸 常得志京兆人隋秦  
王記室及王薨過故弟為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為時人  
所重復為兄弟論義理可稱 尹式河澗人仁壽中官  
至漢王諒記室漢王敗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彥卿亦復  
有雋才名顯于世 劉善經河間人歷著作佐郎太子  
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

行於世 孔德紹會稽人有清才官至京兆縣丞竇建德署為中書令專典書檄建德敗為唐所殺 劉斌南陽人祖之遴南史有傳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尉司功書佐竇建德署為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為劉黑闥中書侍郎與黑闥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崔頤字祖濬博陵安平人父廓另見頤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辯開皇初秦王俊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樂授校書郎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

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日後徵為河南王昭豫章  
王暕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弟及昭為晉王轉記室  
叅軍自此去豫章王王重之不已遺頤書曰昔漢氏西  
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  
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栖  
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  
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箴以涉蒙山對梁相  
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

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  
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啟南陽方開東閣  
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  
池竹之檀欒其崇貴如彼其風流如此幸甚幸甚何樂  
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  
意寧俟繁辭頤荅曰昨奉教書榮貺非恒心靈自失若  
乃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  
至于五色相宣八音方會鳳鳴不足踰龍章莫之比吳

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能赴節伏惟  
殿下道邁東平文高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  
華雞樹騰聲鵷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濬燕南  
贅客河朔情游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于慕蘭未嘗聚  
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惟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況復  
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揚盡棄但以燕求馬  
首薛養雞鳴謬齒鴻儀虛班冀阜挾太山而超海北報  
德而非難堙崑崙以為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桐錫

瑞唐水丞家門有將相樹宣桃李真龍將下誰好有名  
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  
稱王丘陵為之不逮曹植儻豫聞高論則不殞令名楊  
脩竊在下風亦詎虧淳德豫章得書賚以米衣錢帛時  
晉卽文翰多成其乎王入東宮除太子舍人及元德太  
子薨以疾歸家後徵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  
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于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四寸  
著大領衣帽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頤荅曰謹案

漢文帝以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製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為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陛下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帝大悅賜縑二百匹從駕往太山詔問頤曰何處有羊腸坂頤荅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荅曰臣案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五年受詔與



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及奏帝不以為善更令  
虞世基許善心演為六百卷遼東之後授鷹揚長史置  
遼東郡縣名皆蹟之議也奉詔作東征記九年除越王  
長史時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  
百餘人十二年從駕江都宇文化及弑帝引為著作郎  
稱疾不起在路發病卒於彭城年六十九頤與河南元  
善河東柳詡太原王邵吳興姚察瑯琊諸葛穎信都劉  
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暇清談竟日所著詞賦碑志

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為煨燼

王頴字景文太原祈人父僧辨年數歲江陵亡同諸兄入關少好游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為兄顓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嘆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遍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為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論年三十周武帝引為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頴所為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

子徧記異書以博物稱又曉兵法益有縱橫之志每嘆  
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于  
國子講授會帝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頴與  
相論難詞議蜂起善往往見屈帝大奇之超授國子博  
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載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叅軍  
王甚禮之時諒見太子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  
志頴陰勸諒繕甲兵及文帝崩諒遂舉兵多頴計也後  
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嵩澤將戰頴其子曰氣候

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我既而兵敗頽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謀不減楊素但言不見從至于此不能坐授執以成監子名吾死後汝甚勿過親故遂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過其故人竟為所擒楊素求頽屍得之斬首梟于太原所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二十卷並因兵亂亡失祖君彥范陽人父珽見別傳君彥容貌短小言辭澁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郎陷翟讓因為

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為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

資治通鑑曰君彥博學強記文詞瞻敏吏部侍郎薛  
道衡嘗薦於文帝帝曰是歌殺斛律明月人兒耶朕  
不須此輩煬帝即位尤疾其名依常選調東平書佐  
校檢宿城令鬱鬱不得志自負其才密素聞其名得  
之大喜後使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 舊唐書載全  
檄今節其要曰自厥初生入樹之帝王以為司牧靡  
不祇畏上玄愛育黔首馭朽索而同危履春冰而是

惧故一物失所若納隍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  
泣之謙德軫於責躬憂勞切於罪已用能享國多年  
祚延長世未有暴虐臨人克終天位者也隋氏往因  
周末預奉綴衣狐媚而圖聖寶肱篋以取神器及昏  
主纘成狼虎其心始瞋明兩之暉終于少陽之位先  
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為梟獍便行鴆毒禍深莒僕饗  
酷商臣況復隳壞盤石勦絕維城唇亡齒寒寧止虞  
虢欲其長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禽獸之行在於罔

別蘭陵公主逼幸告終誰為夥首之賢翻見齊襄之  
恥逮于先皇嬪御並進銀鐶諸王子女咸貯金屋牝  
雞鳴于詰旦雄雉恣其羣飛袒衣戲陳侯之朝穹廬  
同冒頓之寢其罪二也平章百姓一日萬機以是憂  
勤深慮幽枉而荒緬于酒俾晝作夜式號且呼甘嗜  
聲伎常屈窟室每藉糟丘斷決敷奏悉皆停擁中山  
千日之飲酩酊無名襄陽三雅之盃留連詎比又廣  
召良家充選官掖潛為九市親駕四驢自此商人見

要逆旅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著在易又聖人本意惟避風雨故瓊室崇構商辛以之滅亡阿房崛起二世是以傾覆而廣立池臺多營宮觀金玉戶青瑣丹墀蔽虧日月隔閼寒暑使鬼尚難為之勞人固其不可其罪四也公田所徵不過十畝人力所供纔止三日而科稅繁猥不知紀極頭會箕歛逆析十年之租扞軸其空日損千金之費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棄于匡床萬戶則城廓空虛千里則煙火斷絕西蜀王



孫之室翻同原憲之貧東海糜竺之家俄成鄧通之  
鬼其罪五也古先哲王十征巡狩唐虞五載周則一  
紀乃廣積薪芻多備饗餼年年厯覽處處登臨飄風  
凍雨竊比于先王驅車轍馬跡遂周行于天下秦皇  
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難窮宴西母而歌雲浮東海而  
觀且且長城之後戰國所為而追蹤秦代板築更興  
襲其基墟延袤萬里積怨滿于山川號哭動于天地  
其罪六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北禹貢以為荒服周王

棄而不臣又强弩末矢理無穿於魯縞衝風餘力詎  
能動鴻毛石田得而無堪雖肋啖而何用而恃衆怙  
力强兵黠武遂令億兆夷人隻輪莫返夫差喪國實  
為黃池之盟符堅滅身良由壽春之役欲捕鳴蟬于  
前不知挾彈在後義夫切齒壯士扼腕其罪七也直  
言啟沃正臣匪躬惟木從繩若金須礪左僕射齊國  
公高潁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  
功臣暫吐良藥之言翻加屬鏤之賜龍逢無罪便遭

夏癸之誅王子何辜濫彼商辛之戮遂令君子結舌  
賢人緘口指白日而叱盛射蒼天而敢欺其罪八也  
設官分職貴在銓衡察獄問刑無聞販鬻而錢神起  
論銅臭為公梁冀受黃金之蛇孟他薦葡萄之酒遂  
使彛倫攸斁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積薪在  
上同汲黯之言囊錢不如傷趙壹之賦其罪九也宣  
尼有言無信不立自昏主嗣位每歲南北巡狩東西  
征伐至如浩亶陪蹕東都守固闕鄉野戰雁門解圍

既立功勲須酬官爵危急則勛賞懸授克定則絲綸  
不行異商鞅頒金同項王利印方餌之下必有懸魚  
惜其重賞求人死力凡百驍勇誰不讐怨匹夫叢爾  
宿諾不虧既在乘輿二三其德其罪十也罄南山之  
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奇災于  
上國猥偷暴于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披長蛇  
之毒蒼生慄慄咸憂杞國之崩赤子嗷嗷但愁厯陽  
之陷且國將改必有常期故議錄云隋氏三十六年

而滅此則厭德之象已彰代終之兆先見皇天無親  
惟德是輔況乃撓撓竟天申繻謂之除舊歲星入井  
甘公以為義興兼朱雀門燒正陽日蝕狐鳴鬼哭川  
竭山崩牽牛入漢方知大亂之期王良策馬始驗兵  
車之會我魏公姓符圖緯名協歌謠文王厄于羗里  
赤雀方來高祖隱於碭山彤雲自起兵誅不道赤伏  
至自長安鋒銳難當黃星出於梁宋九五龍飛之始  
天人豹變之初上柱國司徒東郡公翟讓功宣締構

翼亮經綸上柱國總管徐國公孟讓柱國歷城公孟  
陽柱國絳郡公裴行儼大將軍左長史郤元真等並  
運籌千里勇冠三軍復有蒙輪挾輶之士拔距投石  
之夫驥馬追風英戈照日魏公屬當期運伏茲億兆  
遂起西北之師將問南巢之罪譬猶瀉滄海而濯殘  
營舉崑崙而壓小卵鼓行而進百道俱前以今月二  
十一日屆于東都而昏朝文武留守段達等久迷天  
數敢拒義兵驅率醜徒衆有十萬迴洛倉北遂來舉

斧於是熊羆角逐貔虎爭先因其倒戈之心成我破  
竹之勢曾未旋踵瓦解冰消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  
則熊耳為小達等助桀為虐嬰城自固珍滅之期匪  
朝伊暮然興洛虎牢國家儲積我已先據為日久矣  
既得迴洛又取黎陽天下之倉盡非隋有足食足兵  
無前無敵雄才上將受脤專征海內英雄咸來響應  
其餘各擁數萬之兵俱期牧野之會諸軍並衣冠世  
冑杞梓良才豹變鵠起今也其時鼙鳴鰲應見機而

作鳩率子弟共建功名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吠  
堯之犬尚荷王莽之恩仍懷蒯瞶之祿審配死于袁  
氏不如張洽歸朝范增困于項王未若陳平從漢魏  
公推以赤心當加好爵擇木而處令不自疑脫猛虎  
猶豫舟中敵國風沙之人共縛其主彭寵之僕自殺  
其君高官上賞即以相授如閻于成事守迷不返爾  
等噬臍悔將何及黃河帶地明余旦旦之言皎日麗  
天知我勤勤之意布告天下咸使聞之



及密敗為王世充所殺

新唐書曰密敗世充見之曰汝為賊罵國足未君彥  
曰跼客可使刺由愧不至世充令撲之既困卧樹下  
時世充已欲盜隋中悔命醫往視欲其蘇郡將王拔  
柱曰弄筆生有餘罪乃感其心即死戮屍偃師

論曰古人所貴名不朽者蓋重其言之尚存酈道元綺  
思雋語與楊銜之足豎文幟矣溫子昇誅榮一詔義振  
風霆何羨寒山一片石乎邢子才文宗學府獨秀當年

舉筆任真情無飾智疎通簡易一代模楷也魏收少頗  
疎放及折節讀書鬱為偉器學博才橫勒成魏籍追蹤  
班馬竒而有則繁而不蕪但好抵陰私不平之議見于  
斯史王信才名尤為傑出沉昏南土風望乎若顏  
之輝以王云彬彬矣其貴顯宜哉當夫位下人微居  
常何能自達及靈地可握天網俱頓並編湘素咸冠辭  
林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君子可不務乎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二